



楼兰

南子·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无法抗拒的宿命，注定了她的灭亡，也使她的生命璀璨夺目。
她不抗争、不躲避，尽情绽放着沙漠最后一个情人的浪漫与精彩。
留给后人的不止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……



楼兰

南子·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楼兰 / 南子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
2011. 2
(西域长歌)
ISBN 978-7-5078-3284-6

I. ①楼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33513号

楼 兰

著 者	南 子
责任编辑	刘 微
版式设计	臧晓然
责任校对	徐秀英
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(0991-4523147 4516081[传真])
------	---
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经 销	新华书店
-----	------

印 刷	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-----	----------------

开 本	787×1092 1/16
-----	---------------

字 数	200千字
-----	-------

印 张	15
-----	----

版 次	2011 年 2 月 北京第一版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印 次	2011 年 2 月 第一次印刷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284-6/I·283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定 价	42.00元
-----	--------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引 子

一群人赶着马车在沙尘暴中缓缓前行，风刮得很大，沙子随大风四处飞舞。在西域，人们把这种天气称作沙尘暴。谁也不知道沙尘暴刮了多少年，更不知道还将刮多少年。

马车走得很慢，车身上的铜环和铁环敲打出沉闷的声音，使马车像是在原地打转。风很大，间或传来短促的吆喝声，或一句咒骂。他们嫌马车走得太慢。

他们中有男人，女人和孩子，都光着脚踩在滚烫的细沙上。他们都非常瘦，但皮肤却很白，金发碧眼，点缀在罗布泊土黄的背景中，显得很突兀。

他们迎着风沙，一步一步缓慢地往前走动。

风沙渐息，像是被他们一点一点踩下去的。

正走着，一个年轻女人站住了，她闻到了一股潮湿的水汽。水汽有点陌生，还有点咸腥，远远地绕过一道又一道沙梁，飘到她满是倦容的脸上。

不一会儿，人群中传来这个女人惊喜的声音：“前面有湖泊！”

这句话像一道闪电，刺进了每个人都布满乌云的心中。

有人疑惑着将脸转向她，摇摇头。她的鼻子翕动不已，再次大声说：“前面有湖泊！”

有风吹过来，含着水汽的风越来越浓，湿润而清爽，让每个人都感觉头发舒展开了，甚至连脸颊和身体的皮肤也感觉到了一种轻柔的抚摸。很快，水汽围绕着他们，触碰着他们，并穿透他们的五脏，像是一种熟悉的语言，一个暗示。这种遭遇来得太突然，让他们疑惑自己正在面对某种询问——我们这是走到了哪里？

久违了的气味，像云朵一样托着那个女人向前走去。人们下意识地跟着



这个女人也向前走去。

黄色的沙梁一点一点地低了下去。

阳光闪闪发亮，一种类似于海浪的涛声蔓延了过来。人们翻过一个沙梁，便看见一个蓝色湖泊。湖很大，无边无际。湖边有大片芦苇沾满湿漉漉的水汽，朝着水面低低地俯了下去。

湖面上，潮湿的水汽一层一层地飘动着，像轻盈而又沉重的白纱，阳光溶解在这些叠加在一起的白纱中，它们同升同落，密不可分。有风吹来，这些叠加在一起的白纱便变得像一只神奇的舟楫，就要将他们渡到一个坚实的彼岸。女人闻着这股熟悉的气味，回头看着身后黑压压的疲惫的迁徙者们，感到这气味终将成为大家的归宿。

她想：我们将永远留在这里。留在此岸。

就像一滴水将进入大海。

“爱琴海！”有人惊叫了一声。

这几个字像石头一样把他们砸晕了。

“不是爱琴海。”又有人惊叫了一声。湖边的白色水鸟“呱——”的一声，从水面倾斜着飞来，在他们的头顶上盘旋。

惊叹和怀疑像一股陡然而生的力量，深深刺激了他们，他们单薄的身体快步如飞，如同另外一股潮水涌了过去，要与它汇合。

很多年后，在湖泊的周围出现了一座城郭。城外有树，有田，还有那个被人们起名为“罗布泊”的湖泊，他们在湖中渔猎，在田野上农耕；城中有街道，房屋，宫殿，人们还在城中心修建了一座寺庙，寺庙的墙壁上画有带翼天使。

人们把这个在沙漠中建立起来的国家叫楼兰。





第一章

壹

今天，楼兰王要主持一场刑罚。

两个受罚者都是楼兰男人，前者将一棵树连根砍断，后者砍断了一棵树的树枝。士兵们已关押他们两天，楼兰国有规定，受罚者被关押不能超过三天，否则就要无罪释放。所以，楼兰王决定在今天对他们实施惩罚。

楼兰王对树情有独钟。有好几年时间，他老是在夜里做同一个梦。他梦见自己在爬树，身体很轻盈，只需双手攀住树干，双脚用力向上蹬，就可以爬上树去。后来，他的梦变得更加奇异。他走到树下，只需伸出双手，就可以像鸟儿一样飞上树去。他在树林上空飞翔，飞了很久，他的身子底下是连绵不绝的树林，他的飞翔不停止，树林便了无尽头。

梦有时候是一种暗示。就在他不再做飞翔于树林上空的梦之后，楼兰国上上下下传送着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消息——人们栽下的树活了。

第二年，那些树就长出了枝叶。春天的风吹过来，枝条便左右摇晃，而嫩绿的叶片使投射其上的阳光泛出灿烂的光芒。罗布泊湿润的水汽飘到楼兰城中，这些树便像是用无形之手把水汽挽留下来了似的，使城中的空气清爽舒适，人们在说话或不说话的时候，总是喜欢把嘴张开，享受这美妙的空气。

楼兰王有些纳闷，自从人们栽下的树活了之后，自己为何再也梦不见树了。之后他便明白了，梦像风一样远去了，而现实像石头一样沉重地堆在了自己面前。

他在心中想，看来，楼兰是离不开树的，以后要多栽树才对。

治国先治树。他下了一个决心。



惩罚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两个即将受罚的人被士兵带到了寺庙前的广场上。墙壁上的带翼天使的双眸仍是那样好奇，似乎等待着观看这里将发生什么。气氛已经变得很沉闷，人们早早地就到了这里，等待着观看楼兰王将如何惩罚两个毁坏树木的人。

楼兰王从王宫里出来了。远远地，人们就看见他脸上布满愤怒。据说三天前当毁坏树木的消息报到他面前时，他气得将一碗羊奶摔在了地上，传令关押毁坏树木者。从那天起，人们便意识到他要惩罚毁坏树木的那两个人了。

他走到那两个人跟前，看了看他们的眼睛，对士兵说：“松开他们的手。”

士兵疑惑不解，如果松开了他们的手，他们逃跑怎么办。

楼兰王的弟弟也有此虑，对哥哥说：“既然要惩罚他们，就不要让他们自由。”

“松开！”楼兰王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。“他们砍树是因为心里先有了想法，他们的心灵有罪。而他们的手是光荣的，因为他们以前用双手栽过树，而且还用双手养活过家人。”

他们的双手被解开了。

楼兰王在广场正中的一把木马扎上坐下，又看了看两个受罚人的眼睛，问：“你们为何毁坏树木？”

“我母亲的腿被冻坏了，冬天挪不了一步，就连夏天也出不了门。我想砍一些树木，让她烤火……”一个受罚者说。

“你呢？”楼兰王又问另一个。

“我的牛羊走过了二十道沙梁，五个山头，都找不到草吃，所以我砍了一根树枝，想让它们吃上面的叶子。”

“罪有应得，该罚！”楼兰王的嘴唇有些颤抖，沉沉地说出了这几个字。

两个毁坏树木的人脸上现出绝望，他们感到大祸临头，活不到明天了。

人群中开始响起议论声，毁坏了两棵树木，是死罪还是要受到别的惩罚，他们猜不透楼兰王的心思。

楼兰王的弟弟对楼兰王说：“能不能宽恕他们两人，罚轻一点，比如让他们俩各栽一棵树以抵罪行，行吗？”

楼兰王不说话。

两个毁坏树木的人看起来彻底绝望了。

一会儿，其中砍倒一棵树想让母亲烤火的那个人转身朝那棵树的方向跪下，满怀悔意地说：“树啊，对不起。下辈子我当树，你当人，你来砍我。”

另一个人已说不出话，站在那里浑身发抖，反倒像一棵被风吹打的树。

楼兰王挥挥手，示意士兵扶住他们。然后，他站起身，对着广场上的人

们说：“楼兰国的人民，我们的生存离不开树木，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。现在，这两个人毁坏了树木，我要惩罚他们。但大家说，对于毁坏树木者，该如何惩罚呢？”

人们都屏息不语。

那两个人的头低垂了下去。

“能不能宽恕……”楼兰王的弟弟语气有些急迫，但声音却很小，差一点被刮过来的一阵风淹没。

“不能！”楼兰王的声音很大，并对弟弟刺过去像刀子一样的目光。

楼兰王把目光转向人群，凝视了片刻后说：“我决定，从今天起，楼兰制定关于树的法律：若连根砍断者，无论是谁都罚马一匹；若砍断树枝者，则罚母牛一头。”

不要命，这样的惩罚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。人群一片骚动。

两个毁坏树木的人低垂的头陡然抬了起来。

楼兰王的弟弟忍不住欢呼起来。但楼兰王又向他刺过去像刀子一样的目光，并重复了一句：“无论是谁，都一样受罚……”楼兰王已经上了年纪，将来的楼兰王必将是年轻的弟弟。所以，他要时时刻刻敲打他，让他具备做大事的魄力。

楼兰王的弟弟低下了头。

当晚，楼兰王把弟弟叫进了王宫。

弟弟看见哥哥的目光仍像刀子一样，他不禁内心惶恐，浑身战栗。

楼兰王说：“我年龄大了，将来的楼兰王必将是 you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”

弟弟想说做好了，但一看到他的目光仍像刀子一样，便又把话咽了回去。他不知道哥哥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所以还是什么都别说为好。父母相继去世后，他实际上还很小，是哥哥一手把他带大的。小时候，他知道哥哥是这个王国的王，他很自豪，但当他渐渐长大，哥哥便经常用像刀子一样的目光看他，让他内心十分惶惑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哥哥为何这样对待自己。尤其是今天上午处罚两个毁坏树木的人时，自己出于善意两次求情，但都被他用刀子一样的目光刺了回来。自己以为他会杀了那两个毁坏树木的人，谁知他却宣布了那样一条禁令。他真是摸不透这个当王的哥哥的心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哥哥又问了一遍。

“我想我应该还没有做好准备……”弟弟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包括对他的不解，但他却不知如何表达，所以便只说出了内心的一点点真实感受。

哥哥目光中的刀子闪烁了一下，散发出些许温柔，但很快又迅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，接着问他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弟弟变得坦然多了，大声说：“我应该出去在大风沙中走向远方，好好历练一下自己，我打算这样……”

“好了，”哥哥打断了他的话，仍用像刀子一样的目光盯着他说：“把你的计划装在心里，然后用实际行动去实践。如果实现不了，就一个字也不要说出来。”

“好。”弟弟试着与他的目光对接，但哥哥却转过了脸。

“去吧。”哥哥的声音似乎有些疲惫，身影一下子变得暗淡了许多。

“是。”弟弟一边应着，一边退出了王宫。

贰

提漠和妹妹在沙漠中行走了两天后，碰到了一个楼兰国的商人。

“救命……”

提漠的嘴唇已有多处干裂，喉咙里似乎有灼烫的火焰在蹿升。她本来想对楼兰国的商人说些什么，但一张嘴，却只说出了这两个字。

楼兰商人仔细打量提漠，她的衣服很破，露出了些许白皙的肢体，尤其是小腹上方的肚脐眼，又圆又深，显得颇为漂亮。她的嘴唇又厚又柔，眼睛是蔚蓝色的，而且头发是棕色的。尽管她因为在沙漠中奔波数日而显得憔悴，而且因为缺水少食而神情恍惚，但仍不失一个美女的风采。

而提漠的妹妹更漂亮，一双大大的眼睛比姐姐的更蓝，尤其是额头，光洁而平滑，让楼兰国的商人觉得她尽管随姐姐历尽艰辛，但从她的额上却丝毫看不出她内心有任何负重。她的内心有纯净的大海，足以把任何苦难都当做细微的尘埃淹没。

楼兰商人让她们吃干粮，喝皮袋中的水。待她们吃毕，作为美女的光彩便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。提漠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，身上有了一种高贵而典雅的气质，而妹妹则显露出了顽皮的个性，小巧的嘴唇微微向上翘起，似乎掩藏不住内心的秘密——眼前的这个楼兰商人并不怎么英俊。

楼兰商人没有意识到提漠的妹妹对自己长相的不喜欢，他看她们吃饱喝足了，便问提漠：“你们怎么了？”

提漠似乎在思考着什么，听他这么一问，便回答：“我们没怎么。”

楼兰商人为她的这句话感到不知所措，但他却觉得眼前的这位美女有心事，于是便又问：“那你为何让我救你们的命？”

提漠听他这么一问，精力集中起来了，认真地说：“不是救我们的命，是救部落里人的命。”



张永和作品

“哪个部落？”楼兰商人出来好几天了，没有和一个人说过话，现在遇到了这两个神秘的女人，他倒是很有兴趣和她们交谈。

“我们不对外人说我们部落的名字。”提漠似乎很谨慎。

“外人从来都不知道你们的部落吗？”楼兰商人问。

“你肯定没听说过，因为我们从不和部落之外的人交往。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我们。”提漠的妹妹终于插上了话，说出了让提漠觉得不该说的话，提漠想阻止妹妹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她竹筒子似的把一切都倒了出来。

楼兰商人并未觉察到提漠的细微变化，又饶有兴趣地问：“那你们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们有时候叫无名部落。”提漠觉得妹妹已经把最要紧的东西说出来了，所以也就无所谓了，楼兰国的商人问什么，她便如实回答。她与楼兰商人的心情一样，出来这几天历经艰辛，所以也想和人说话，现在遇到了这个男人，她隐隐约约觉得他可以救部落里的人，所以才和他交谈。

隔阂拆除，彼此可以看清对方清晰的面孔，接下来的交谈就轻松多了。楼兰商人问：“有无名部落这个地方吗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”

提漠说：“有。”

楼兰商人问：“你们住的地方美吗？”

提漠的妹妹抢着回答：“很美。”但她发现姐姐的脸色有些不悦，而且楼兰商人似乎很在意和姐姐交谈，便不再说话了。

楼兰商人问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提漠说：“在一个大湖边。”

“为什么你们从不和部落之外的人交往？”

“因为有沙阱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进不去。”

“什么是沙阱？”

“沙地中从表面看平坦无比，但有很多软软的，很深的陷阱，上面只有一层沙子，人一踩上去就会陷进去，转眼之间就被埋到地底下了。”

“那你们俩怎么出来了？”

“我们俩年年缠着父亲，想出来玩。父亲给我们制造了一种会移动的木头船，因为木头船比较长，掉不进沙阱去，所以我们就出来了。”

“回不去了，我们被一群人发现了。”

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一群身体矮壮，穿动物皮做成的衣服，用一根绳子扎住裤腿，手里拿着弯刀的人。他们本来是要抓我们俩的，但发现了我们的木头船后，就不抓我们了，而是把我们的木头船抬走了。他们回去弄明白木头船的作用后，一定会来攻打我们的部落。我们没有木头船，无法回去给父亲报信。所以想请你救

命。噢，不，是救部落里的人的命。”

“他们是匈奴。”楼兰商人的声音里有几分恐惧。

“什么是匈奴？”

“他们是狼……”

“不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们是人。”提漠的妹妹认真了起来，忍不住又抢着说话。

楼兰商人看着提漠妹妹美丽的眼睛，那里面真蓝啊，犹如从未落进一丝尘灰的湖面。但再蓝的湖面也不会永远不受到伤害，她必须要知道自己保护自己。于是他对她说：“他们是人，但他们是人中间的狼。或者说，他们是人，但他们长着狼心。”

提漠听懂了他的话，拉了一下妹妹的手，不让她再说什么。

楼兰商人决定帮助提漠两姐妹，尽快把匈奴已得到木头船的消息传到部落里去，要知道，匈奴人得到了木头船，实际上就知道了进攻部落的方法，他们必须尽快赶回去，让部落里的人有所防备。

他们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制作了一个木头船，向部落划去。木头船确实好，沙阱表面的沙子被撞破，旋转着落进深深的沙阱里，而木头船却因为船身长而无丝毫危险，顺利向前滑去。沙阱因为只落进了沙子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像是死神的双手因抓不住一人而在绝望地拍打什么。

顺利滑过沙阱后，楼兰商人心里反而产生了一丝恐惧，他们三人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就制作了一个木头船，匈奴有那么多人，如果集中制造，恐怕已经造出了可供无数匈奴军队渡行的木头船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漫上了他的心头。

叁

提漠两姐妹居住的部落很美。

部落旁边是一个大湖，人们也许是同样出于谨慎，把它就叫做无名湖。在路上，也许是出于对楼兰商人的信任，提漠告诉了他为何把这个地方叫无名湖。提漠的祖先是在爱琴海边生活的一个古老、高贵的欧洲种族，因为一场战乱，不得不和一大群人从地中海北岸向东方迁徙过来。

他们从爱琴海出发，经历数年路途的颠簸，穿过一小半的欧洲，穿过小亚细亚，穿过黑海，里海，咸海，继而又穿过土库曼大草原，过去的日子一一退到了身后。最后，他们在亚洲的中心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南的一个被称为罗布泊的地方，停住了脚步，至此，才完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跨洲大迁徙。

他们穿过的道路在后来被称为“丝绸之路”。

走到这个湖边时，他们无比惊讶地发现，这个湖和故乡的爱琴海一模一样。于是，他们决定留在这里，不再往前走了。

提漠刚出生时，浑身散发出一种混杂有黑森林、海水的腥咸，蕨类及蘑菇的美妙香气。人们闻着她身上的香气说，这是最正宗的爱琴海的味道。若干年前，提漠虽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，但却知道了自己身上的香气，知道了自己是来自爱琴海的，而现在，自己仍生活在一个叫爱琴海的地方。

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举国举族的大迁徙？

顺便说一句，在这庞大的迁徙队伍中，有一部分士兵并没有跟着他们在罗布湖边停下来，而是纵马向东西方向疾驰而行。他们在这长达数年的跨洲大迁徙中，也学会了骑马和冶炼钢铁，并把骑术和马术一路传播开了。

一路上，极度的劳顿使他们中的伤者几度昏厥，不知多少次从马背上摔了下来……终于，他们在祁连山下停下了，建立起一个新的游牧王国：大月氏。

楼兰和大月氏各成为西域历史上的三十六国之一。

现在，这一流亡的记忆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光芒所照耀，穿过无数层层叠叠的岁月来到提漠的面前，使她在刹那间回忆起爱琴海的气味和声音，又在罗布泊骇人的浪涛声中被一点一点地遗忘了。

无名湖的东岸是大片肥沃的农田，在阳光下发发出金属般的光芒，而无名湖就像是一块无可比拟的蓝宝石，水的气息又宽又满，在风中翻滚着它们墨绿的波浪。渔民们扛着鱼篓，赤足走在湿漉漉、亮晶晶的沙滩上。

楼兰商人想，怪不得人们走了那么远的路，最后愿意为这个地方停留下来呢，原来它与真的爱琴海一样美！

之后，他们从不和部落之外的人交往。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人也不知道他们。在这个地方，人们仍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，他们在陆地上种植小麦，在海中渔猎，使用青铜器，性情温和，平时总是耽于葡萄酒、迷药、诗歌和对某个哲学命题的辩论中。

楼兰商人和提漠两姐妹带回的消息，一时间在爱琴海部落的上层炸开了锅，人们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不要慌！”提漠的父亲大声制止了人们的慌乱。他和部落里的几位长者商议，现在暂时封锁匈奴要来的消息，等天黑时再宣布，同时让大家在今晚作准备，明天一早全爱琴海部落的人迁徙到别处去，既然此处已被部落之外的人发现，就必须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去。

“那匈奴人今天晚上会不会杀过来？”有人不无担心地问。

“不会，他们没那么快。”提漠的父亲为了稳住人心，嘴上虽然这样说，但心里也没底。

楼兰商人和提漠两姐妹心里更没底。

他们祈求上苍，匈奴最好今天晚上不要来。

但是，一场惨烈的杀戮还是很快就降临了。

下午，天空仍是晴天朗日，这样的日子不容易让人想到灾难。灾难来临时总是会有些预兆的。

不知道匈奴从哪里来，也许是从北方草原上，或是从遥远的无名山上，这一群被长久诅咒的人，用木头船很快就渡过了沙阱，沿着无名湖的海岸线，一队一队的人马，像黑色的潮涌，一眨眼就涌了过来。他们披着铁的铠甲，持着铁的利剑，呼啸声从农田、城郭和“爱琴海”的海岸飞跃而过。

因为提漠的父亲封锁了匈奴要来的消息，所以部落里的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一群什么人，他们要干什么？

最先看到他们的是湖泊东岸田地里劳作的一对父子。

父亲远远地看见沿着海岸线卷来一阵黑色的尘土，骑在马背上的人全副武装。这些人都双腿叉开，上半身全力伏在马背上，手中握着的大刀，在阳光下闪着银亮的光，远远地看过去，就像是一个个长了六条腿的怪物，一种他从没见过的怪物，他禁不住笑出了声，没等收住笑，只听见“咔嚓”一下，一颗带血的头颅就落了地。

这一切，都被藏在麦田深处的那个儿子看见了，他吓得噤住了声，连忙抄小道返回部落，一进部落大门，他就用变了声的嗓音喊：“大家快跑啊，‘人加马’的怪物来啦……”

“杀人了。”

部落里的人们都听到了这一声惊恐变形的尖叫，整个城动了起来，他们出来看，究竟是怎样的“人加马”的怪物来了。特别是那些老人，算是见过世面的，可活到了八十岁也没听说过这样的怪物。他们互相搀扶着，往前走了一段，看不清楚，再往前走，只听见马蹄声和人的叫喊声在部落外围响动，暂时还没想到会有什么危险。

直到部落古怪的呐喊声越来越近，盖过了无名湖的波涛声。

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那野蛮的杀戮如天边的乌云滚滚而来，像一枚炸弹，说炸就炸了。接着，在漫天的尘土中，一片银亮的刀光朝着他们劈头盖脸地俯冲了过来，乌暗



的刀刃，发出激烈的撞击声，还有人的头颅飞落在地的啪啪声，血从刀尖向下流，发出浑浊的钝响。

匈奴从无名湖边掠过，村庄和农田都淹没在血泊中。这个部落，人们没有战争的意识，所以不堪一击，不是那些凶悍匈奴的对手。他们且战且退，终于，漫天火光从塌陷的一排排房屋上兴起，侵略者的狼头旗在部落的中心广场上高高飘起。

从远方草原上扑杀过来的匈奴，就这样顷刻间改变了无名部落的归属，将它变成了野兽的领土。

而这领土，却是靠着野兽般的杀戮得到的。

到处是血污、眼泪、恐惧，以及逃亡的人群。火光像洪水一样，顷刻间连成一片骇人的火海，火焰扭动着，在黑夜中像一张狞笑的人脸。

空气在燃烧。

这个部落在一汪火焰中坍塌了。

黑夜来临了。

一些幸存者不觉中汇聚到了一起，暗夜中，谁也看不见彼此的眼睛，只看到彼此身上的灰尘和血迹，像哀伤的目光。远处，那些尸体全身赤裸着，仰面朝天，被海浪卷着，像一截截折断了的树枝。

在这些大批逃亡者的混乱人群中，提漠也在其中，当时，她的父亲已倒在了血泊中，她和妹妹赤着脚跑出了城郭，她们冰蓝色的眼睛里满是惊恐，长长的金色卷发垂在腰际，白色的棉袍上已经脏污。

混乱中，有人大声在尖叫，哭泣，妹妹抓着她的手，并用项链紧紧缠住自己和姐姐的手，以防走失。她不停地叫着“姐姐、姐姐……”随姐姐一起穿过浓烟和火光，和大批人流往无名湖岸边跑去。

突然，妹妹被匈奴的一支利箭射中，她睁大眼睛松开了提漠的手，身体摔落在一块石头上。一会儿，一股黏稠的东西从她的头部流出，她的身体开始变凉，变薄，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走。提漠伸手一摸，手指被染成了黑红色。

楼兰商人也在逃亡的人群中，看见提漠的妹妹被箭射中，赶过来想把她抱起，但已经太晚了，那支箭穿透了她的胸膛，血正在汨汨地往外涌着。她在弥留之际看见了楼兰商人，断断续续地对楼兰商人说：“带姐姐跑，娶她，让她活……”

“妹妹、妹妹……”提漠用力摇动她，但无论如何都摇不回她了。

她死了。

项链的珠子从提漠手腕处滚落了下来。

最终，只有少部分的幸存者逃了出来。现在，这些人朝着一个戴头冠的



中年男人围了上来，乞求，哭泣，或者低声咒骂。

他是部落的首领，平日里他显得很高大，而此时巨大的阴影压低了他的身躯。

远处，是匈奴一波一波的人喊马嘶，以及各种交织在一起的声音，犹如一张遮天蔽日的大网，朝他罩了下来。

他疲惫地靠在无名湖边的一块岩石的阴影中。在又高又直的岩石峭壁上，是一只老鹰，鹰爪紧紧地抓住岩石的边缘，在它展开的巨翅之间，是一丝如血的弯月。

在泥泞和血污的滩岸上，钟声自远处的城郭中传来。之后，一颗孤星从暗沉沉的天际滑落下去，很快就消失了。这位部落的首领注视着这颗流星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孤独占据了他的灵魂，作为一个已失去家园的部落首领，压得他抬不起头来的不仅是头冠，还有痛苦和恐惧。他自问：“那是谁的命星？闪烁出的光芒是这样地短暂。是的，每个人都有映照他的星辰，在命运为他描画的道路上指引方向。我的那颗星在哪里？我带领大家踏上流亡的道路，会在哪里终止？”

他环顾四周，那些黑暗中闪亮的目光告诉他，自己是可以被信赖的：“随我来，一起尽量往前走吧。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”

肆

提漠没办法埋葬妹妹，只是把那串项链缠绕在她的手腕上，就又随楼兰商人向前逃去。

部落里的大部分人已经死了，剩下的这一小部分在恐慌逃命。家，一旦被别人占领，而且占领者是强大的敌人，就得赶紧逃离。而要逃向哪里，谁也不知道；家在哪里，更是没有人知道。

提漠和楼兰商人跟随大家一起沿无名湖向西边跑，所有的人都不敢出声，只是屏住呼吸往前跑。他们知道，只要匈奴听见了他们的声息，就会马上追上来。

但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差，一位自小练就了好眼力的匈奴在马背上弯腰要去拿水袋时，看见一大团黑乎乎的影子在疾速向远处移动，他断定那是一群人在逃跑。他大叫一声：“有人在逃跑！”

立刻，一片密集的马蹄声响起，匈奴的马队像旋风一样向他们掠了过来。

悄悄逃亡的人又变得混乱起来。

提漠惊叫一声，觉得脚一下子沉了很多。楼兰商人下意识地抓紧了她的手，迎着匈奴，把自己的身子挡在了她面前。

